

冀鲁春秋

第二部

郭明伦 张重天 著

冀魯春秋

第 二 部

郭明伦 张重天 著





第十章

一

槐柳荫浓，新蝉鸣噪，满坡金光闪闪，四野笑声荡漾，鬲津河两岸掀起了麦收的热潮。

去冬连降瑞雪，今春风调雨顺，肥沃的土地没有辜负人们的辛勤劳动，带给了乡亲们一个丰收的年成。大半年来，伴着仇恨和愤怒所播下的种子，在大地母亲的胸膛上，冒着战火烽烟，忍受着侵略者铁蹄的践踏，深深地扎根，顽强地发芽，茁壮地成长，终于成熟了。今年的麦子好得叫人眼馋，秆粗穗大，颗粒饱满，人们只要瞧上一眼，心里就舒坦坦，乐滋滋地。入春以来，冰消雪融，青葱葱的麦苗象线提着似地往上长。每当晨昏的当儿，郊野寂静，人们经过田头地边，停下脚步，侧耳谛听，仿佛可以听到麦苗拔节的吱吱声。前些日子，人们看着这一坡黄金，喜悦里交织着忧愁，在这民族战争的烽火里，人们备受着日寇和兵匪的宰割，身家性命都已失去了保障，这大半年来劳动果实更不知将落入谁手。人们经常聚集在田头，看着，想着，谈着这些事情，一袋又一袋地吸着旱烟，长久地默不作声，眼泪伴着愤恨向肚里流。

真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洪福喏，八路军主力历尽万里关山辗转征战之苦，来到了这里。首战枣园村，再战马家集，粉碎了鬼子伪军的清乡，挡住了北霸天黄国权的扩张，制止了国民党游杂武装的横征暴敛，统一了局面，安定了民生。人们在沉沉无边的黑暗里重见光明，胜利和丰收，给人们带来了双重的喜悦。麦收季节一到，人们热烈响应了边区党委、东进纵队和乐陵抗日政府的“快割快打，抢收抢种，坚壁清野，反敌抢粮”的号召，家家开镰，人人下田，掀起了一派突击抢收的热潮。

马家集一战，东进纵队声名大振。部队稍事休整，又开始执行新的任务，抽调部分兵力分别向津浦沿线和德州外围作小规模出击，并相应地加强了乐陵周围边缘地区的游击活动，以牵制和打击敌人，确保麦收。留守乐陵的部队，一面帮助群众抢收抢种，一面加强了地方治安，通过保卫麦收的活动，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整顿和健全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群众自卫武装。

然而，东进纵队所要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他们正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酝酿一个根据地建设方案。今天在纵队司令部里举行的党委扩大会议，就正在热烈地讨论着这件大事。

党委扩大会议在后厅举行，姚辉主持这次重要会议。厅房里坐满了人，纵队三个支队的负责干部大都在座，周斌、杨克威、邢耀宗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正在听取方亦鹏关于视察边区各地党组织工作的汇报。一个多月来，方亦鹏视察了盐山、庆云、沧州、南皮、东光、宁津和商河等县的党组织工作情况，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结合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精神，检查、部署了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配合主力，开辟抗日根据地，相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各项宣传组织工作。

方亦鹏紧靠一排桌子的中央站着，在继续着他的发言。方



亦鹏有这样一个习惯，他在各种会议和集会上，不习惯更不喜欢懒散地坐着慢条斯理地论述，总要站着说话，而且不断借用各种手势，来强调某一内容和帮助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一站二三个钟头，讲得喉咙沙哑，也毫无倦容。方亦鹏把自己这种习惯解释成是

一种“职业病”，当了多年教师，长年累月站黑板，吃粉笔灰所养成的。自然，谁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原因是方亦鹏对革命忠心耿耿，有着满腔热情和一身干劲，他所从事的职业，鼓舞着别人，也鼓舞着自己。革命的一切活动，安危成败，喜怒哀乐，都使他激动，只要环境许可，他就要挺起胸膛，挥动臂膀，大声疾呼地传播真理，揭露敌人，争取群众。他厌恶那种懒散的，萎靡的，清淡式的议论。

一个多月的奔波和辛勤工作，方亦鹏更加清瘦了，面皮黝黑，颧骨突起，嘴唇爆裂，眼里网着淡淡的血丝，然而却是神采焕发，精神抖擞。他的汇报已经接近结束，迅速地翻阅了记录本的

最后几页，有力地合上了本子，昂扬地用概括的结论，结束了他的长篇发言：

“总之，形势大好，令人乐观。敌后的各级旧政权已经完全解体，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各地党组织正在从各方面宣传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作迎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准备，边区的革命形势走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证明了党委对边区目前形势的分析估计是正确的。党委提出的以乐陵为基点，逐步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并且相应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任务，是适时和正确的。一个多月来的实地考察，使我更加确信不疑。”

方亦鹏坐了下去，端起一杯温开水大口喝着，胸口起伏不息，虽然竭力保持镇静，也还是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难怪呵，一个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下，辗转斗争了十来年的老共产党员，好不容易亲眼看到打出来了这样一个大好局面，怎能不从内心深处感到激动呢！

众人被这大好的革命形势所鼓舞，又为方亦鹏的激奋情绪所感染，喜形于色，议论纷纷，会场顿时活跃起来。

姚辉也被这种新的革命高潮所鼓舞，不忍心立即阻止众人的热烈议论，以免打断大家的兴头。过了一刻，他轻轻叩击了几下桌沿，平静地说道：

“亦鹏同志详尽地汇报了各地的实际情形，这为我们分析形势和确定任务，提供了大量的事实根据。现在请同志们对党委提出的根据地建设方案，发表具体意见。”

会场上顿时出现了一种严肃庄重的气氛，众人沉默下来，谁也没有立即发言，在极度的兴奋之后，需要一些冷静思考的时间。在新的革命高潮面前，人们都深切地感到对革命所负的责任，都能体会到自己一言一行的分量。

周斌在翻阅一份文件，着重看了一下用红铅笔勾划的一段，抬起头来说道：

“我完全同意亦鹏同志的看法。从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形来看，党委提出的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任务，是适时和正确的。根据最近的情报判断，马家集战斗以后，德州的鬼子忙于整顿内部，很少有可能发动连续的大规模扫荡。过些日子，青纱帐一起，这种可能性会更小。各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虽然有反共野心，但是步调不一，互相观望，一时还难统一行动。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做些团结争取工作，来缓和某些方面的紧张关系。可以预见，边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在短期内将会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局面。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准备迎接更加艰巨的斗争。”

有些干部连连点头，赞同周斌的见解。

邢耀宗思索了一阵，顺手把半支香烟捻灭，说道：

“周斌同志的愿望是好的。我在原则上也同意党委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但是，我们应该更冷静地估计到实现这种愿望的实际可能。我们刚刚站住脚，面对强大的敌人，需要随时准备应付战斗。部队连续打了几仗，损耗很大，也需要进行休整。不注意内部的整顿，而致力于地区的扩大，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呢？”

周斌迎着邢耀宗的目光，微笑着回答：

“当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部队确实需要休整，但是应当争取在斗争的间隙里休整。部队的损耗，也要争取战斗的缴获来补给。眼前正是麦收季节，也是开展减租减息的最好时机。”

“说到减租减息和建立敌后政权，我看更值得慎重考虑。”邢耀宗瞥了姚辉一眼，慢吞吞地说，“现在，各路友军正在到处宣扬，说我们挟持郑涵之，盗用国府政权的名义，推行我们自己的

政治主张，这是封建割据，违背了军人不当政的原则。我们如果不经过合法手续，推行减租减息，四处建立政权，给他们抓住借口，导致了军事冲突，是不是破坏了统一战线呢？”

众人的目光一齐攒集到邢耀宗身上。对邢耀宗的这番见解，多数人表现了诧异，有些人也表现出了疑虑不决。杨克威按捺不住地接上来说：

“什么封建割据，他们这是胡说八道。黄国权、刘良、张守基、赵震东哪一个不是以党治军，以军代政？有的还实行着宗族统治。他们横行霸道，一手遮天，不能代表一点民意，才是标准的封建割据哩。军人不当政，这是骗人的鬼话。革命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要不要政权，就是要不要革命——”

“克威同志，当前不是讲这套理论的时候。”邢耀宗打断了杨克威的话，“请你不要忘记，现在不是苏维埃时代，而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时期。”

邢耀宗一句话堵住杨克威，使杨克威愣住了。他的心里深深埋藏着对阶级敌人的高度憎恨，在党的会议上发言一向又是无所顾虑，真是“事无不可对党言”。经邢耀宗这么一说，觉得自己的话也许说得过头了些，却又一时压抑不下被激发起来的阶级感情，就直率地接着说：

“就算是国共合作时期吧，我们也不能跟着他们当姨太太。我们又不到盐山、惠民和德平去建立政权，去抢他们的饭碗，而是要把抗日政权建立到鬼子的鼻子底下去，到那里去发动群众打鬼子，这碍他们什么事？他们有种，到那里当政去！”

周斌点点头，坚定地说：

“克威同志说得对。要不要政权，就是要不要革命。我们同国民党血拚了十来年，还不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尽管在现阶段不能这样做，这个原则和信念却不能有任何动摇。”

周斌停了一下，展开手边一份文件，朗声说道：

“这是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关于我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这里明确指示：‘今天抗战的形势，急需要有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才能有利于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准备参加这样的政府，即直接公开担负政府的行政责任，并在其中起积极作用。然而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政府。今天有的，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央接下去分析确定了我党可以参政的几种情况，其中有一项是：‘在特殊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战区的地方政府中，由于旧的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基本上愿意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自由，并且由于当前的紧急形势，使共产党的参加在人民和政府看来，均已成为必要，共产党可以去参加。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

周斌推开文件，环顾了一下众人，继续说道：

“草案的这项规定，既符合我们争取和改造乐陵旧政权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在日寇占领区域或者说游击区域建立政权的实际情况，应该说这是顺乎抗战大势，合乎人民愿望，完全是名正言顺的事情。所谓封建割据，所谓军人不当政，这是用来吓唬我们和欺骗群众的。用意很明显，无非是为了限制抗日进步力量的发展，维护和巩固他们的一党专政或者一家专政。”

周斌的话显然没能说服邢耀宗，他反驳说：

“话虽然可以这样说，毕竟还是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当前我们处在国民党部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军事力量上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优势。如果操之过急，让他们抓住借口，引起军事冲突，破裂了统一战线，这对于团结抗战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吧？”

周斌回答道：

“我们是统一战线的首倡者，也是这条路线的真正维护者和执行者，当然不愿意引起它的破裂。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是怎样去对待统一战线？”

周斌说到这里，又翻出了一份文件，显然他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他找到了用红铅笔勾划的一段，说道：

“这是毛主席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这里面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应该重温一下主席对我们的指示：‘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

“对，对。”邢耀宗连连点头。

周斌接着读下去：

“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因此，主席向我们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周斌停顿了一下，面色变得更加庄重，坐得更端正些，朗声读道：

“‘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周斌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会场上寂静无声，毛主席这项带有重大原则性的指示，引起了众人的深思。周斌轻轻吁了口气，语气恳挚地说：

“同志们，毛主席的指示值得我们反复深思，这是我们党十几年来斗争经验总结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的惨痛教训，大家记忆犹新，决不容许再来重复了。亦鹏同志已经讲过，庆云、沧州、南皮、东光和宁津这些县份的广大群众，既遭到鬼子汉奸的残酷统治，又受着兵匪的百般糟蹋，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如果我们一味迁就国民党的限制，向地方实力派的恐吓作无原则的让步，斤斤计较眼前的某些利害得失，袖手看着人民受苦而不去援救，这就是放弃了领导群众抗日救国的责任，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犯罪，这不仅要增加我们当前处境的困难，也将会受到历史的批评。”

“这话说得未免太严重了。”邢耀宗脸色愠怒，霍地站了起来。当他接触到周斌那安详温和的目光之后，蓦然觉得自己太冲动了，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慢慢坐了下去，改用和缓的口气说：“请同志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反对减租减息和敌后建政，只是考虑到我们的实际处境和时机问题。根据最近的情报，黄国权对上次的挫折怀恨在心，不断调整和加强防务，等待机会向我们寻衅报复。赵震东和张守基之间不断有密使往来，显然是在密谋反对我们。面对这种形势，我们的行动应当特别注意策略。目前急于进行减租减息和敌后建政，是不是为时过早？”

方亦鹏接过来讲：

“据我了解，边区的几霸不仅是在密谋反对我们，而且已经开始行动，张守基正着手向宁津伸展他的势力，刘良和赵震东也在跃跃欲试。我们若是不抓紧时间扩大根据地，套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铁环就会越缩越紧。姑且不说我们建政的目的，是为了

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就是为了积聚力量进行自卫，也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邢耀宗反问方亦鹏说：

“亦鹏同志，你比较了解边区的情况，对建政问题应当有更具体周到的考虑，庆云、沧州、南皮、东光和宁津这些县份，社会情况复杂，封建势力雄厚，加上兵匪到处流窜，地方秩序十分混乱，建立政权必须有武装的掩护。显然，我们不能把部队全部分散去执行掩护任务。若是站不住脚，损失了党的力量，又败坏了我党我军的威信，岂不是徒劳无功，有害无利吗！这一点你可曾想过？”

方亦鹏坚定地回答：

“事在人为，共产党人不应该知难而退。只要依靠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次我见到马如龙同志，他们抓住马家集战斗胜利的大好时机，进一步发动群众，正在酝酿成立一支回民大队，可以考虑由他们掩护沧州和南皮的建政工作。庆云、东光、宁津方面，我建议纵队抽调部分兵力，组织几支精干武装，担负掩护任务。目前虽然有一些困难，总比白色恐怖时期好得多。共产党人应该象松柏的坚贞，杨柳的灵活，播下种子，就能发芽。只要在群众当中扎下根来，拉武装并不困难。我要求党委派我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执行建政任务。”

这时，又有几个干部接连发言，一致表示同意党委提出的根据地建设方案，支持周斌和方亦鹏的意见。几个支队的干部都表示在完成掩护麦收的同时，全力支持和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坚决抽调最好的干部和最好的连队去参加敌后建政工作。

邢耀宗垂下眼帘，抚摸着一只茶杯，默不作声。半晌，他抬起头来，视线恰好同姚辉投射过来的目光相触，他想说些什么，迟疑了一下，又改变了主意，很不自然地移开了自己的视线。

“耀宗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姚辉恳切地问道。

邢耀宗沉思了一下，略略有点感触地说：

“我的基本意见都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同志们是不是都理解了我的意见的实质，即使有某些误解，暂时我也不想多作解释，未来的事实也许能够作出正确的结论。”

邢耀宗这种避开正面讨论问题，固执已见的态度，引起了干部们的惊诧。

姚辉语气委婉地说道：

“耀宗同志从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出发来考虑问题，愿望是好的，大家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愿望。问题是在于如何全面和正确地理解统一战线。我们远在敌后，斗争复杂，处境困难，为了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一举一动都必须有正确的策略作指导。这正确的策略从哪里来呢？一方面要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指示，也就是说从已有的经验总结当中，汲取经验教训，获得启发。另一方面就要依靠大家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党的指示和斗争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的讨论或者争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都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具体表现。”

邢耀宗仍然默不作声。

姚辉翻了翻手边一份文件，接着说：

“面对我们当前的处境，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自然地会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刚才周斌同志引证了毛主席的几段指示，很值得我们深思。主席在强调了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之后，还曾指示我们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 this 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很明显，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只是去看国民党上层分子的眼色，更不能无原则地去迎合他们的心意，基本的着眼点是要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这条战线。在现阶段建政的目的，正是为了这个。”

姚辉拿起一本小册子对众人说：

“这是毛主席最近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个文献批判了那种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错误观点，指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对目前的斗争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纵队刚刚收到，准备翻印给大家认真组织学习。”

众人精神一振，都探身注视着姚辉手上的那册文献，象是勇士急待取得犀利的武器。

姚辉打开文献，翻到其中一章，说道：

“文献里有一章专门谈到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毛主席指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众人聚精会神地听着，用心地作着摘记。厅房里静悄悄地，随风飘进来了断续的蝉鸣。

姚辉接着说：

“在建立根据地的第三个条件中，主席谈到了建政问题，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和讨论这个问题的依据。‘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

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姚辉环顾众人，坚定而又恳切地说道：

“毛主席已经把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我认为这些指示完全符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如同志们所分析的，边区的统一战线局面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肯定地说，这不是我们挑起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身上。尽快地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推行合理负担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只有争取千百万群众成为我们的后盾，统一战线才能得到巩固，抗日进步力量也才能得到保存和发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子。周斌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若是犹豫观望，坐失时机，不仅要增加当前处境的困难，也将会受到历史的批评。”

姚辉的发言进一步启发了到会干部，继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党委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工作方案。会议决议：进一步改造和巩固乐陵现有政权，抓紧麦收时机，在乐陵全境内逐步实行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推行合理负担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整顿和健全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相机扩大抗日武装。从各方面

抽调部分骨干，配属乐陵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学员，组成建政队伍，深入庆云、东光、南皮、沧州和宁津等县进行建政。责成马如龙加速组建回民大队，掩护沧州和南皮的建政工作。纵队各支队在抽调干部加强建政队伍，组织精干武装掩护建政和保卫麦收的同时，大力协助乐陵党政机关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做好扩大武装的准备工作。

到会干部仔细地记下工作要点，有些人低声交谈着具体执行决议的意见，有些人向姚辉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干部们迫不及待地要把党的决议变成实际行动。

邢耀宗望着姚辉说：

“我有一个要求。”

“唔，你说吧。”姚辉应道。

邢耀宗慢吞吞地说：

“我们支队愿意担任外线游击任务，保卫麦收。”

“你们的意见呢？”姚辉问周斌和杨克威说。

“我们执行党委的决定。”周斌和杨克威同声回答。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方亦鹏说道，“我们初次实行减租减息，缺乏经验，应当先确定个基点进行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这样比较稳妥些。桃林镇一带群众基础较好，我看可以作为试验的基点。三支队在桃林镇一带驻防时间较久，军民关系搞得很好，支队的干部战士很多是本地人，熟悉地方情况，是不是可以留守原地，协助进行减租减息的试点工作？”

“这个意见很好，党委也有这种考虑。”姚辉频频点头，随后转向邢耀宗、周斌和杨克威说，“你们支队在马家集战斗中损耗较大，也正好利用试点的间隙，作些必要的休整，两方面都可以照顾。你们看怎么样？”

“这样很好。对工作有利，部队在政治思想上也可以得到锻

炼。”周斌回答。

“好！”杨克威爽脆地表示同意。

邢耀宗沉吟片刻，似应非应地唔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擦燃火柴，又点起了一支烟。

二

一只油亮滚胖的狸猫蜷伏在后院正房门口的蒲团上，眯眼翘须懒洋洋地打着呼噜。几只胖得流油的大白鹅摇着朱红的冠子在院子里昂首阔步，发出嘎嘎长鸣。时而从前院传来看门的大黄狗的吠声，向它的主人表示自己忠于职守。夹在这些噪音中间的，还有着一阵阵急促的算盘珠子的繁响。这些单调的声音互相应和，发出隐隐的回响，把申家大院衬托得越发深沉而又空旷。

申宝斋坐在八仙桌上首的红木椅子上，手里托着水烟袋，一双眼睛跟着账房先生孙鸿儒拨动算珠的手指滴溜溜地转动。那个在他看来是代表着人生真谛的一向讨人喜欢的算盘，如今忽然变得可憎可怕了，今天它将破天荒地向他宣布一个可怕的结论，这种结论是他和他的祖先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和想到过的。他不愿看到，害怕看到，却又急于想看到这个结论，这种矛盾心情就使他越发痛苦。

算珠单调而急促地响着，响着，申宝斋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正伴随着这种响声而剧烈地跳动着。孙鸿儒的手指终于停住了，一个巨大的数码立即钻进了申宝斋的眼帘，算珠最后的戛然一响，象是一枚钢针刺进了他的脑髓，他的眼睛、手脚以至头脑，顿时都失灵了。

孙鸿儒从算盘上抬起头来，费劲地咳出一口浓痰吐在痰盂